

旅行雜誌小叢書之五

康藏隨軍行

蘇 嵐 著

中國旅行社出版

康藏隨軍行

蘇 嵐 著

中國旅行社出版

康藏隨軍行

旅行雜誌小叢書之五

著者 蘇 嵐

出版及
發行者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中路四二〇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每冊售價 人民幣二千五百元

一九五三年八月初版

(1-5,000)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前記

準備寫『康藏隨軍行』這篇通訊，原是進軍時就計劃上了的，而自己在進軍中始終是隻字未着。這一方面固然由於進軍中工作太多，顧不上這些，而另一方面也由於自知語文程度有限，如果寫得太不像樣，不僅有損於英雄的進藏部隊英雄們真實的面貌，而且於自己來說至少也是件內疚的事，因此，遲遲不敢落筆。

到拉薩後，生活安定下來了，進軍中一些英雄人物的事蹟及沿途所見所聞，時時被大家談論着，都認為這些事應該向全國人民作一次彙報。趁着那時的空閒，我寫好了『康藏隨軍行』的草稿，謄清後原稿又不幸遺失，自己也就懶得再抄，把草稿塞進了馬背套。後來回到重慶清理那單薄的行囊，這本草稿還在。同志們很多知道我進了西藏，這個也問，那個也問，我想知道康藏情況的人一定很多，而內地又缺乏有系統的消息報導，因此便把草稿翻了出來，結合着回來時所見所聞的事例，改寫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如果讀者們覺得這篇通訊還有一些可取，這首先應該歸功於英雄的進藏部隊，沒有他們的光輝事例，我永遠不會受到這麼深刻的教育，也不會寫出這篇通訊。

最後得謝謝耀先，這篇通訊我能安心的寫完，是她激勵了我。

謹以此書獻給

英雄的進藏部隊

目 錄

由新津至甘孜·····	(一—一八)
由甘孜至昌都·····	(一九—三五)
由昌都至拉薩·····	(三六—五九)
拉薩見聞錄·····	(六〇—七八)

由新津至甘孜

一九五一年的初夏，作者就隨進藏部隊進藏。從四川的大邑縣安仁鎮出發時，還正是陽曆四月的初夏，在甘孜休整一段時間，一直到七月又才從甘孜出發，到拉薩時已是十月初旬了。一直到去年的一月，才回到重慶，算起來在拉薩住了一個時期，而生活在康藏的時間一年還有多。沿途所見所聞，從進軍到回來自有很大的差異，總結起來說：去時感到荒涼，回來時則看到康藏無限的前途，得出了『富饒的土地，英雄的人民。』的結論。

別了，四川！

從新津乘車出發，經邛崃、名山等縣向西行駛，經過幾小時的汽車路，就進入西康省的境界。車子一進名山縣境，只就沿途的風土人物而論，就暗示着四川離你是遠了；從地形上說：新津、邛崃還是屬於川西平原，一入名山縣境則山巒起伏，林木蒼鬱，跡近高原地帶了。車到名山金雞嶺，山腰上刻有「西康省東界」五個大字。過了界碑，汽車開始在重疊的大山中奔馳，公路夾在綿亘起伏的大山中，一直向高的地方伸延着。在四川常見的公路上的挑伕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用背篋揹什物的力腳，一個個弓着腰，揹上一大背比人還高的什物，裝什物的背篋旁邊挂有一根丁字形的木棒，是休息時取下來墊在背篋

下，支持背上重負的。車子一過雅安，就沿着懸岩疾馳，從汽車裏向下望是萬丈深谷，亂石堆砌，雅河的水，急湍奔騰，農婦們正背着圓形的長木桶，一步一步艱辛的向上爬着。爲了適應康藏高原險陡的山路，當地的人民都習慣於背，而不像四川一帶用肩挑了。

過了金雞橋後，車子一直走着上坡路，一座連一座的高山像永無休止似的向前伸展着。下了一座大山，就到雅安。這裏是入藏的孔道，死羊、蘆山兩水匯合於此，下流合稱雅河，從雅河的鐵索橋上過去，就到了雅安。據說雅安的雨是有名的多，可惜我兩次路過都未碰上。和雅雨齊名的是雅河所產的魚，肉嫩，味美，和四川漢源的雞並稱二絕。

過了雅安，就是飛仙關了。去的時候，進藏部隊正在這裏興建鐵橋，軍工和民工吭唷吭唷的工作着，叮叮噹噹地和蘆山河的急流聲匯成了一片雄偉的交響曲。飛仙關地勢雄偉，是入藏必經之路，也是進藏第一個天險。這裏原有一座鐵索橋，四九年當我軍進入西康時，就給反動派砍斷了；冀圖阻止我軍前進，然而這幻想失敗了，解放軍不但解放了西康，而且也解放了整個西藏。站在河邊眺望飛仙關的氣勢，還可以使人想像當年人走在左右搖擺的鐵索橋上，望着橋下波濤汹涌、白浪翻騰、那種心驚肉顫的味道。難怪當地老百姓有「要過飛仙關，胆大要包天」的諺語了。到今年回來時，飛仙關的鐵橋已經修好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題有這樣一幅對聯，讚揚修橋的英雄人民，和橋帶來的好處：

勞動創造世界，飛仙天險何難克服！

革命帶來幸福，康藏邊疆從此繁榮。

五一年進軍時，記得西康還正在清匪反霸的時候，而回來時西康已經土改了。那批夢想建立游擊隊的蔣匪特務、惡霸、土匪，已經被人民肅清的乾乾淨淨！

當天晚上宿天全，吃罷飯大家就圍着老鄉問二郎山、折多山，一直到很晚才睡。第二天從天全出發，直到下午三點鐘左右才到濫池子。濫池子是二郎山脚下的一個小集鎮，只有三十來戶人家。正像它的名字一樣，整天老是雨霧濛濛的，滿地淤泥，但由於這裏地形重要，倒變成了進藏部隊的補給站、運輸站，這一條小小的街道也就變得熱鬧起來了；三十幾間破爛房子除了我們的兵站、車站、修車場，還有三兩間菜飯館、糖菓店、雜貨攤，另外還有一家照像館，不用說是專為解放軍而開的。難怪到濫池子後有同志說，「能賺解放軍錢的生意，這裏都有了。」除了這些而外，濫池子還有一個特點是人多、車多，馬達聲一天到晚不絕於耳。剛走出司機台風塵滿臉的司機同志，披着護肩抗東西的裝卸員同志，滿身油污指揮着車子調轉方向的司機助手，兵站上掌秤的工人，吆喝着騾馬的藏胞，剛剛下車的部隊……使這條小街簡直沸騰了起來，活像一個新開的礦場旁的小集鎮。同志們初次看到藏胞很好奇，便圍着四個進我們借宿的飯館的藏胞，用剛學的幾句藏話問好，問天氣，到不會說的時候就

比手勢，搞得非常親熱，最後竟要他們唱歌、舞蹈起來了。他們也不推辭，房子窄，就把舞場改在街上，跳了一曲「巴安絃子」，一個個舞姿優美，歌喉嘹亮，把街上的人們都吸引住了，擠的水洩不通，連指揮車子的司機助手也只好停止工作。舞蹈完了，大家要求再來一個，矮個子洛旺又用漢話唱了一隻「東方紅」，發音雖不正確，倒博的掌聲不少。

今年回到濫池子時，濫池子已是面目全非了，公路拓寬了，新房子到處林立，國營運輸公司在那兒設立了交通飯館和旅社，爲成都到康定、甘孜、昌都的旅客解決不少困難。

「濫池子」的名字也改了，「新溝」，給它起這個名字的同志，似乎要抹去那消逝了的、不愉快的記憶。

翻越二郎山

從四川到西康，翻過了二郎山，才可以說是基本上進入了康藏高原。二郎山以東，不管就氣候、物產、地形上說，還是屬於四川盆地，可是一過二郎山，氣候就變了，所以當地老百姓說：

二郎山上分世界；

西邊天雨東邊晴。

形容二郎山以西的氣候是：

正二三，雪封山。

四五六，淋破頭。

七八九，正好走。

十多臘，學狗爬。

根據我在康藏高原生活一年多的體會，沒有太誇大的地方。

八時，車子一從蓋池子出發就爬山。那時天色還沒有晴朗起來，除了間或露出一兩個青葱的山頭外，遠近都是一片白茫茫的霧靄，細雨淅淅，稍有寒意。

車子開足了馬力，挂頭擋直往上駛，坐在車子裏只感覺到抖的厲害，馬達聲也刺耳的厲害。只看到公路兩旁的樹木、岩石、峽谷直往後退，公路像蛇一樣向雲霧裏伸展着。快到山腰了，樹木也變了，青翠的松樹上挂滿了枯藤和青苔，雨沒有了，雪卻大片大片的飛來。車子被前面一大堆坍下來的泥塊、石頭和樹木堵住了去路，大家下了車拿着能用的十字鎬、洋鋤去鏟除場方。這時近處的霧靄已散了，雪白的雪到處都是，大家貪婪的呼吸着沁人的涼氣，腳踩在冰塊、雪、濘泥混合着石塊的場方上，一鏟鏟的掃除着，約摸有半個鐘頭的樣子，道班和掃雪隊的同志才趕來了，一百多人費了兩個多鐘頭的功夫，才把場方清除乾淨。擔任掃雪隊的我軍某部一位同志因為有事去遲定，便擠在我們的車裏，談起二郎山修路的故事來了。

從邛崃到康定，地圖上原有一條川康公路的紅線，然而這紅線在國民黨統

治的時候是從來沒有修通過的。當我軍決定修通這條國防公路，去拔海三千六百公尺的二郎山勘測時，當地的老百姓對我們說：「山高無路，國民黨去看看就回來了，你們去也是枉費功夫！」然而解放軍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不久便勝利的完成了勘測的任務。爲了修建橋樑，工兵某團五連的戰士小英雄楊茂武在竹崗山表現了最動人的英雄業績，爬進了枯葉深及膝蓋，到處是螞蝗、毒蛇，見不到日光的原始森林，伐那木質最好、最粗的木料。有一次一根直徑一公尺四的好料從山上往下放時，被半岩上的亂石擋住了，他冒着有摔下岩的危險拿圓鋸去半岩上鏟，結果石頭滾開了，自己被石頭摔出去幾公尺，耳朵也被木頭掃出了血，幾乎滾下了岩。他中了漆毒，眼睛腫成了一條縫，不但堅持了工作，而且當別人休息時自己還工作，帶動了大家。那個時候，在康藏高原上修路的進藏部隊，常常爲了修路，冒着零下十多度到二十度的嚴寒工作；爲了修橋，常在嚴寒的冬季跳進流速一秒鐘五公尺的急流裏，冒着被水衝走的危險下橋基，撈木料。凍和苦，沒有難倒他們，公路終於在「水是涼的，血是熱的」，「部隊打到那裏，路修到那裏」，「早日完成解放西藏」的英雄口號下完成了。到今天，這條國防大動脈已經由昌都的雲南壩引向拉薩，而拉薩的部隊也正把公路向太昭，向江孜、日喀則、亞東勘測着，修築着。

在二郎山擔任掃雪的部隊除了鏟雪，還在山上建築了房屋，展開了大練兵；同時也在這空氣稀薄、成年被雲霧雨雪籠罩的山頂上幫辦「磚茶」的藏民

揹茶，感動得老鄉們直說：「你們真是天底下少有的好軍隊。」有些地方的藏民爲了對我們的部隊表示熱愛，在部隊開拔時，往往是送了一程又一程，怎麼勸阻也攔不住他們要送。他們把戰士當着自己的孩子一樣，臨走還囑咐戰士們：「回來時到家裏坐坐。」在碩督，當地的藏族人民聽說部隊要開拔，一家家自動的烤饅，煮牛肉。非要送給他們的「馬米」（藏語：軍人）不可。今年回來路過碩督，同行的有一位姓王的同志，就是年前曾在碩督住過的部隊中的一個戰士，到了碩督街上，這個也請他喝穹（酒一類的東西，帶酸味，藏人極歡喜喝），那個要請他晚飯，我親眼看見我們住處的那個房東夜半起來煮餃子，烙餅，在第二天走時悄悄放在他的飯袋裏。

車子快上山頂時，沿途岩上掛着很多的冰柱，長長短短，活像琉璃棒子似的。車子在沉重的馬達聲中，以一小時五公里的行速，在司機助手剛墊好的鏈條上，積雪半尺的公路上行走。生長在四川的同志，這次看見了冰，看見了雪，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高興。過了掃雪隊的木屋，再上二十分鐘便是山頂了。在山的這面，是蒼鬱的原始森林，公路是從砍伐後的林子裏鑽出來的，然而一翻過山就是光禿禿的黃土層了。下山時因爲山勢險陡，汽車行速特別快，很多同志受不住顛簸和擠壓，儘管山風峭勁，也嘔吐得一塌糊塗。

回來時二郎山已經改觀了，沿着公路隔不多遠都可以看到房子；掃雪隊沒有了，代替他們的是國家公路管理局的飛班和道班；年前去時愛結冰的路面已

經搭上了木棚，車子現在就從木棚下穿過，又穩當，又不怕雨雪。去時還是白雪亂飛的初夏四月，而回來時已是舊曆的初冬，除了滿地冰凍外，沒有下雪也沒有下雨，更證實了濫池子那首民謠的不謬（藏曆有時比陰曆遲一個月，故陰曆十月初，只是藏曆九月底）。二郎山的公路也加寬了，過去使駕駛員空懸着兩個輪子過去的地方沒有了。總之二郎山改變了原來的面目，只有簑衣頂的積雪還是那麼深厚。

車子停在瀘定的河邊上，大家忙着搭帳篷，準備着明天轉車。

鐵索橋上念紅軍

瀘定，在人民解放軍，甚至全國、全世界的人民看來，都是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縣城。一九三五年紅軍北上抗日，在這裏曾有過「十八勇士搶渡大渡河」從鐵索橋上衝過去的英雄事蹟。當我們組織起來集體去參觀鐵索橋時，聽見那般正在修建永久性鋼橋的軍工在唱：「當年紅軍爬鐵索，英雄們今天又來到大渡河……」的歌子。走在墊有木板左搖右擺的鐵索橋上，遠看是一河洶湧澎湃迎面而來的江水，仰看兩岸儘是黃色土層的大山，沐着河谷吹來的風，令人想到當年紅軍勇士：「老子要橋不要鎗！」從鐵索上爬過去的雄姿，真叫人欽佩不已！自然地從腦裏跳出了毛主席所作：

金沙浪拍懸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的詩句。過了搖擺不定的鐵索橋，橋兩頭有亭子式的房屋各一，十三根手臂粗的鐵索，就貫穿在亭子內的石柱上。這些鐵索的頭尾上，還可以看到「漢中造」的字樣，也有一塊康熙的「御」碑在亭子對面的崖脚下立着。橋的另一頭，則有一座爲紀念修建鋼橋而犧牲的兩位同志的紀念亭，望着兩岸雄偉的橋基，你才領悟了勞動的偉大。

大渡河，是康藏河流中有名的激流，每秒流速好像是六公尺。當人民解放軍開始向西藏大進軍時，這條急流限制了我軍的運輸，尤其是大批的軍用物資的運輸，成了那時一個最困難的課題。人民解放軍不顧老百姓的勸告，在山洪爆發的六月擺渡。戰士匡敬如說：「黃河長江都渡過去了，大渡河難得住我們。」郝如山說得更富英雄氣概：「紅軍長征搶渡大渡河時，鐵索橋只賸下幾根鐵索他們都爬過去了，我們有船還不能把物資運過去。」戰士們在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與忘我的勞動熱忱下，用橡皮船、小船把物資運了過去，而且超額的完成了任務，到我們過河時（五一年），已經坐載軍用的大木船了。

橋頭上爲翻船失事而犧牲的兩同志所修的紀念亭，將永恆的活在人民的心裏，爲每一個革命者所景仰，悼念！

瀘定是一個擁有兩千來戶人家的小縣，街只有一條，然而今天那裏的文化宮却頗具規模，可以看到各種畫報、雜誌和新的圖書，牆上貼有報章上關於解釋婚姻法的宣傳畫，三天以前的四川日報也可以看到，文娛室內有不少的小朋

友在打彈子，看連環畫。街上來來往往的盡是頭包白布帕的農民，擁擠在百貨公司門口，單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農村的購買力已顯著地加強了。

市上梨子很便宜，只八百元一斤，據說是從漢源運來的。到了成都，重慶後一看那標價三四千元一斤的梨子，正是在瀘定賣的那種梨子，然而却打的「雅梨」的牌號，可能是指雅安出產的罷。但雅安的水菓販又說他們賣的梨出自漢源。

大渡河鐵橋已經修好了，朱總司令在兩頭的水泥柱上題有這樣一幅對聯：

萬里長征猶憶瀘關險，

三軍遠戍嚴防帝國侵。

橫額是西康省主席廖志高題的「大渡河橋」四個大字。

過了河換了車，當晚宿東俄洛。在飯站吃飯，兩菜一湯，牦牛肉不少。據說最好的飯站要算八美；菜好，飯熱，隨到隨吃。可惜回來時由於兵站向西遷移，已沒有飯站的設置了。來往的人只有找老百姓設法搞點吃的，或帶乾糧點心，否則就只有餓肚子。

第二天到了康定，正巧碰着西藏地方政府的和談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一行七八人也到康定，藏文、漢文的標語到處都是。

康定是西康的名城；藏、康、青、滇貨物的集散地（指青滇邊境），也是到上述四地的要道，西康藏族人民自治區人民政府就設在這裏，還有一所藏族

幹部訓練學校是專門培養藏族幹部人材的。翻閱舊報，看到不少藏族青年檢討自己關於狹隘民族主義的文章，從這些事看來，歷來的統治者所造成的民族隔閡，已經消弭了，代之而起的是藏族男女述說解放以後，自己怎樣過着好日子的好日子。

康定是一座夾在山谷裏不怎麼大的城市，城中有一條河，河水清澈，入夜電燈輝煌，別有一番風景。此地有兩種可當藥用的獸肉：一種是雪豬，形狀有點像兔子，大尾，毛色褐黃，大的有十來斤，小的也有五六斤，肉細嫩而香甜，據說年老人體弱、小孩溺床，吃了都很好。另外則是貝母雞，這種雞多是白毛、紅嘴啄、紅足，據說是吃貝母長大的，可以治咳，可惜我自己沒有吃過，這兩種東西在康定都很便宜。

在這學時，我們曾去看了有名的發酵泉。泉水清澈，據說街上賣饅首、包子的都用這泉裏的水「發酵」，可以代替「蘇打」。據一位參加長征的同志說：這事一點不假，十五年前他們也曾試驗過。

在鑪霍休息吃中飯，很多藏胞問我們要東西吃，一個個衣衫襤褸，頭髮又長又髒，藏族人民生活的痛苦，由此可以想見。然而現在這些情況已經成爲過去了。通過鑪霍的公路兩旁已矗立起不少的新房子，吃食店也有了，窮苦的，無職無業的藏民有的參加了道班，有的去修築公路和作別樣工作，康定民族區域自治人民政府的力量已能深入到每村每一個人了。在靈官寨我們住的區政

府，區長就是一位藏族同志。「毛主席帶給藏族人民幸福！」這是每一個藏族人民常掛在口上叨念的一句話。

西康的新城——甘孜

從新津到甘孜，是二千多華里的路程，去時整整花了六天的時間，回來時只花了四天，據國營運輸公司的駕駛同志說最快可以三天半趕到，當然這是貨車的行車率。

從四川境內出發時，正是炎熱的初夏，到了甘孜，山頭上仍是白雪皚皚，一早一晚寒氣侵人，我們在雅砻江邊搭帳篷，早上帳篷上常積有寸許厚的積雪，下午則是狂風；連小石子也給括了起來，真夠得上飛砂走石四個字，捲起來的灰塵像煙柱一樣。有時也會在這種時候突然下一陣冰雹，大的像蠶豆般大小，小的也有豌豆大，打在草盔上叮噠作響。

甘孜拔海三千六百公尺，比起南京的海拔，幾乎要高出八里，因此在氣候上，簡直和內地截然不同，雖然是在四月，四川已可以用涼水洗澡了，而甘孜的河水還涼的刺骨。同志們剛到時，不但手指手掌凍裂開了，而且常感到胸中阻塞，呼吸困難，尤其是在作勞動活的時候，更感到氣喘，胸中像壓了塊大石頭似的。同志們常望着一截很小的木頭說：「在樂山一個人就抗回去了，最多流一點汗，在甘孜就他媽的光喘，三個人抗着還吃力。」

康藏高原空氣稀薄，這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但稀薄到怎樣還很少人知道，